

【城市阅读网】

大侠现象 大侠小说 大侠故事
她为什么牵动了那么多生存困惑的人



花香年华

大侠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花香年华

Perfume of Youth



大侠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香年华 / 大侠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387-1946-6

I. 花… II. 大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8232 号

花香年华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5638648 发行科: 5677782
E m a i l	benatg@mail.jl.cn
印 刷	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40 千字
印 张	10.25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6000 册
定 价	22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楔子

每隔几年，坐落在东北的麦屯，就会冒出个把秀才，揣着高考录取通知书，坐上火车到岭那边儿，脱胎换骨。

1993年的8月，是米琪从头到脚的分水岭。

这天，19岁的米琪穿着红裙子，款款地走在土道上，像天上掉下来的一道火烧云，红彤彤的，十分惹眼。她那与众不同的黄眼珠儿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更显得色彩斑斓，满眼春光。米琪边走边嗑着瓜子儿，瓜子皮儿顺着她的裙摆飘落——天女就是这么散花的。

8月，对于乡下的考生来说，是他们命运的分水岭。

她扭动着腰肢，不时回头打量自己的后身，那已经有些曲线的屁股上，起了一层挺好看的褶皱。

米琪伸了下舌头，笑了。

米琪的屁股还不够饱满，她的脸是鼓胀的，红扑扑水灵灵。你可以想像伏在地里的半生不熟的西瓜，只要再等上那么一段时日，就熟得透透的，又甜又起沙了。

艳阳秋里，她不仅是一个待熟的西瓜，还是一个待圆的梦。无穷无尽的好事涨得她浑身发暖。

她放慢了脚步。米琪平时就不急着回家，今天就更急了。拿到了手里的这封信，无疑拿到了“绿卡”，米琪的身分变了。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作为乡下人，走在土路上了。想像着城市水汪汪的柏油路，她不觉就哼起了“新长征路上的摇

滚”。

“嗷嗷嗷嗷嗷嗷1234567……”她的曲子在天高云淡中忽然亢奋起来甚至变得尖厉，远走高飞的喜悦，就像在她的脚后跟上安了帆，有浪没浪她也要飞翔。

这个火红的小母鸡就要涅槃了。

到自家院前时，米琪没有拉开那道虚设的篱笆，她像个男孩子似的一蹿，跳进去了。她的红裙子被挂住了，露出里面挽在膝盖上的黑裤子，真败兴！

还没进家门，里面已传出该死的老瘸子的怒骂：“让米琪趁早给我滚犊子……”

要是在往常，米琪会立刻翻脸，进去跟继父吵个天翻地覆。今天她没有，她只是把回来时脸上的喜悦，变得更加夸张。她干脆不开门了，转身趴在窗台上，笑盈盈地把脸伸进屋里，顺嘴把瓜子皮吐在炕上。

16岁的妹妹贾玫看见姐姐有些慌张，赶忙递眼色给父亲。父亲正在喝酒，骂完那句话，眼皮已经困得下垂了，哪里看得见贾玫的眼色，只是在把一个盘子摔到地上的时候，才被那破碎声惊醒。

米琪格格地笑起来：“贾玫，你让他骂，我还没听够呢。”

继父听见米琪的声音，脑袋就像被什么钉了一下，突然那么一顿，停了三秒钟工夫，把一双血红的眼睛转向米琪。

米琪厌恶地把脸收回来，张口吐出口中的瓜子皮儿，拿出那封信在窗台上敲着：

“听着，贾富贵，今天你咋骂，我都不激眼，你就使劲儿骂吧，以后就骂不着了。”

贾玫看见米琪手里的信，高兴地尖叫了一声：“姐，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了？”

米琪没理妹妹，把那信冲继父得意地扬了扬：“你的大小姐养到头儿了，就要滚犊子了！”

贾富贵的眼睛忽地一亮，死死盯着米琪手里的信，鼻子抽搐了几下，忽然淌出眼泪，回手端起桌上的酒盅，干了。

米琪这才抬起头问贾玫：“妈呢？”

“在地里干活呢。姐，你考上哪个大学了？”

米琪没回答，转身朝外走。贾玫紧跟在姐姐后面：“姐，你又买新裙子了，那条黄色的给我吧？”

米琪没回头：“我走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啦，现在你别跟着我！”

麦屯的人都知道米琪要到省城去了。要是去念大学，也就罢了，可人家不用考大学也能到大城市里去生活，命里也有分水岭，这让那些差几分落榜的年轻人眼馋死了。

不过在年长的人眼里并没有多少惊讶，在他们看来，米琪打小就是城里人“揍儿”的，离开麦屯是早晚的事儿。

他们多少有些气不公的是，可怜的贾瘸子，白白“光棍儿”（精明）了半辈子，从娶了米琪她妈那天起，这个米琪就没给他笑脸，连个爹都没叫过。贾瘸子白白地给人家养大了闺女，米琪到底还是奔亲爹去了，而这本该千刀万剐的亲爹，什么也没耽误。

第一部

米琪在母亲秦可香的陪同下，登上了火车。45岁的秦可香看上去倦怠而消瘦，如果倒退20年，她应该是一个清秀的女子，现在不行了，就像菜地里的大头菜，均匀的皱纹虽然又浅又细，但边边角角已经在枯萎。一路上，她们都不太说话，各自把脸扭向窗外，一脸的沉静和茫然。

餐车推过来的时候，秦可香和米琪同时看向对方，两人同时点头，又同时掏钱。

秦可香说：“我来吧，你哪有钱。”米琪说：“我来吧，你哪有钱。”两个人客气的时候，服务员已把车推走了。

俩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，同时又把脸转向窗外。

米琪到底沉不住气了：“妈，你咋不说话？”

秦可香盯着米琪看了一会儿：“我就想听听，是他主动让你去的，还是……”

米琪：“问这个干啥？”

秦可香：“我就想知道。”

米琪把头转向车窗。

秦可香：“那，就是你自己要去的？”

米琪不出声。

秦可香加重语气又重复了一句：“真是你自己要去的？”

米琪有些急：“我不想说，你偏逼我，那我就说吧，是我自己要去的，是我写信给他的。我考不上大学，又讨厌农村，

不找他找谁？”

秦可香：“那他，愿意吗？”

米琪沉吟着，忽然来气了：“我不管他愿不愿意。我给他写了好几封信，软硬兼施了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听这个，不告诉你，是怕你伤心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，他比谁都自私，他根本就不在乎你，不在乎我。我只是合理要回属于我今后的一切，在这以前的，他一辈子也还不清，他永远欠你的，欠我的……”

“行了。”秦可香打断米琪的话，喃喃地说：“你还跟他要钱了？”

“要了。”

“他每年都给咱们寄一次钱，你不该再要了，让他看不起。”

“每年？他应该每月都给我抚养费。”

“你一点也不像我，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。”

米琪还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像你？再说，我也不喜欢你的样子。”

餐车再次推过来，两人谁都没动。但母亲的眼睛红了，她从裤子里掏出一条灰旧的手绢自顾擦起来。

米琪瞥了母亲一眼，把眼睛转向车窗，她故意使劲用脚敲着车板，随着火车播放的曲子打拍子。

秦可香在那儿擦了半天眼睛说：“米琪啊，我知道你心性强，农村不是你呆的地方。怕你烦，这么多年，妈想说啥都忍了。现在你要走了，妈想跟你说几句话。”

米琪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母亲。母亲不看她，米琪等了半天，秦可香嘴角抽动着，半天不出声。

米琪叫了声妈。

秦可香才说：“米琪，你说你不喜欢妈的样子，妈挺难受的。妈养你19年，你要走了，就跟妈说这么句话。”

米琪眼神有点闪烁。

“你不是随便说的，妈知道。你嫌妈老实窝囊，你跟妈受穷，妈没办法。可妈从来没让你受过委屈，你看看你的手，一点茧子都没有，农村孩子哪有不干活的，你不愿意干，也没人逼你。全家人都让着你，好吃好穿都可你，就算贾玫他爹对你没好脸，也没亏待过你。”

“妈，说这些干什么？”

“妈不是表功，你走了，妈不舍得。妈让你别想我们不好的地方，有空回来看看我们。”

“知道了，我要你跟我讲讲你和……嗯，米雾城的事儿呢。”米琪又把脸转向一边。

秦可香：“大人的事儿讲了你也不明白。到了城里，要学着让人。城里人心狠啊，不行就回来。”

米琪嘴角浮出一个不屑的微笑，那双奇异的黄眼睛泛起一层光晕。

母女俩下车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。走到检票口的时候，秦可香犹豫了。米琪用眼角斜了秦可香一眼：“你要害怕见他，我自己去好了。”“我是怕你们处不好。”“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”

两个人被人流裹出检票口，检票员凶凶地伸手抓住秦可香：“票！”

秦可香急忙指着米琪：“在那儿在那儿。”

米琪返身把秦可香从检票员手里拉过来，把票递过去。检票员一把夺过票，低声骂了句：“山货。”

米琪的脸一下涨红了，如果在乡下，她这时会脱口骂出更难听的话，但现在她没敢，只在心里回了句“狗眼看人低”。

秦可香和米琪走出出口时，米琪忍不住回头朝里面狠狠地

吐了一口。等她回头时，就本能地停下了，她看见了他的亲生父亲米雾城，他身边还站着一个文静的女孩，正冲她微笑。

女孩子走到秦可香身边，轻轻拉住她的胳膊，低声叫了声：“妈。”

有一阵子，米琪是恍惚的，她看见了父亲冲母亲微笑，还说了句什么，但她听不见了，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个女孩子：“她叫米丽，是我的亲姐姐，她真好看，比照片上还好看。她的裙子真漂亮，像，像朵喇叭花……”

米丽走过来，亲切地拉了她一下：“米琪。”

米琪猛地惊醒过来，甩掉米丽的手，下意识地低头看了自己的红裙子，觉得恶俗恶俗的，简直太丢人了。她再抬头的时候，脸色是苍白的，还有一些湿润，如果她不使劲甩一下头，那湿润很快就会变成水珠。她甩了一下头后，就觉得自己已经全身盔甲了。她大大咧咧地对低眉顺眼的秦可香说：“妈呀，他们都是受了你的恩的，你怎么倒像欠了人家的？”

秦可香使劲儿掐了下米琪，米琪把她的手甩掉：“掐我干什么？”

米雾城叫了声：“米琪。”

米琪把头一扬：“我和我妈一路上还没吃东西呢，饿了。”

米雾城连说好好，扬手叫来了出租车。

米雾城不是一个讲排场的人，但今天他特别想让秦可香和米琪吃得好一点，或说见见世面。他让出租车开到国贸大厦前，这是一个四星级宾馆，他的一个学生考上大学请客时，也曾来过一次。

米雾城把三个女生（在他的口头语中女人都是女生）请下车，他自己十分从容地走在前面，并熟练地推开旋转门，再次做了个请的姿势，把秦可香让在前面。他没想到的是，秦可香

对着那风扇一般旋转的门，一脸的惊慌失措。

米琪本来也是很打怵的，但她到底是聪明的，她用最短的时间看出门道，当旋转门空转了一圈后，她从容地跨进去了。

虽然她一直在里面捣着碎步，还是差点被门卷出来，等她从包围中冲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满脸潮湿，她下意识地抹了下脸，遇见了米丽正冲着她微笑。那笑是恬静的，但在米琪看来，那笑却带着嘲讽。

米琪很想对她不客气，又找不到合适的话，就冷冷地盯了她几秒钟，然后跟米雾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走向大堂。

大堂是金碧辉煌的。大堂的地面像镜子一样放光。米琪很有在上面打个“出溜滑”的念头，但她知道这不是麦屯学校后面的冰场，那个大泡子一到冬天，就光滑如镜，虽然起伏不平，但她们驾驭起来，却也是风驰电掣。

8

现在米琪就很想在上面搞个花样，让一条腿把身体摆平，整个人看上去像一个“丁”字，这可是她的拿手好戏。可是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了，这里出出进进的人脸上都带着微笑或冷漠，他们不是用脚走在冰面上，而是用脑袋。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脚下，眼睛全都朝上，鼻孔全都朝天。

米琪从没像现在这样不平和自卑，她认为自己本该就是这里的一员，可现在却是这么土里土气，像是从地洞里钻出来的土拨鼠。

而走在前面的米丽，虽然一直挽着母亲，可从后面就能看出她的神态，那优雅的身姿，和母亲缩手缩脚的胆怯，形成那么大的反差。

米琪乱七八糟地这么一想，觉得母亲现在特别可怜。她不由分说地抢上几步，把母亲从米丽的手里拉过来，米丽不知所

措地望向米琪时，米琪才开始慌乱，因为她们到了电梯旁，真的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米琪是在电影里知道电梯的，但她不知道面对真电梯，应如何摆弄。米丽微笑着，伸手按了一下，那对上下排列的两只眼睛，有一只就绿了。

那绿眼睛独眼龙一样静静地瞅着米琪，瞅了半天，忽然闭上了。在米琪看来，那电梯这时张开了大口，把他们几个人吞了进去。

进了电梯肚子米的琪，觉得自己透不过气，她偷偷看一眼母亲，她正在那儿张着口喘呢，只是那口开得不那么大，是自然地咧开的，她自己可能一点也没觉出来。

米琪觉得母亲这时有点丢人，好在米丽和米雾城此时全都面对电梯的门，就像对墙思过一样，没人注意到。

他们来到旋转餐厅的时候，秦可香对着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往外一看，才不由自主地说了进来以后的第一句话：“一口气上了这么高！”

几经搭配，落座的格局并没有丝毫创意：秦可香和米琪坐一面，米雾城和米丽坐了另一面。这个已经解体的家庭，再重新坐在一起的时候，已经分化为两极——城里的父女已经相当主人翁了，乡下的母女，却寒酸得只能不动声色。

这顿自助餐最初给米琪的感觉是眼花缭乱，满场走马灯。但米琪很快就心领神会，不仅学会了自助，还让她有了一点优越感。她居然叫出了一种菜的名字，而米丽根本不知道。只是这个菜名不太好，叫臭菜。

米雾城在夸了米琪的同时，试图把气氛搞得好一点，拥有20年教龄的他，很希望这个气氛是过去教室里常贴的标语：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。于是他讲了一个发生在他们班的学生早恋

的故事，讲他是如何做工作，使那个男生主动把日记交给他，然后跟那个女同学分了手，最后考到北京，有了远大的前途，还在这里请他吃了饭。

他没想到自己的显摆穿帮了，秦可香死死地望了他一眼，这一眼让他猛地醒过腔儿来。他为自己打圆场的时候，秦可香的眼睛已经红了，嘴角抖成一扇被敲过的鼓面……

秦可香这一心酸，没有了团结和活泼，只有紧张和严肃了。米雾城两手搓着空拳，对着秦可香不知所措了。米丽则下意识地把手合在一起放在胸前，像是在祈祷。

米琪看看对面再侧头看了眼秦可香，有点不是味儿，就扬着脸说：“我妈没见过大世面，不知道什么是早恋。能坐在这样的馆子吃饭就……”秦可香伸手扒拉下米琪，制止她说下去。

米琪随手又扒拉下秦可香的手：“妈，你何必呢？看看人家，看看咱们，人家不嫌丢脸你嫌什么？”“你知道什么？闭嘴。”秦可香突然把声音提得很高，在米琪的记忆中，这是她听到的母亲最尖厉的声音。她一下就呆住了。

米丽到底比米琪有操练，用脚在下面碰了下米琪问她去不去洗手间，米琪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并没觉得有必要去洗，再看米丽的眼神，也就犹犹豫豫地站起来，跟她走了。

米琪跟米丽转了大半个圈，来到洗手间。米丽问米琪要不要方便，米琪惶然地点头，米丽推开门，让她进去，并随口说了句：“妈不是那个意思，妈肯定想起过去和咱爸的事儿伤心了。”

米琪用黄眼睛盯着米丽，什么也没说，想起过去的事儿，她其实是跟她妈一样伤心的。但她现在想的是，这城里真他妈讲究，厕所不叫厕所叫洗手间，地面比饭桌还干净。

等米丽进来给她放水冲洗的时候，她心里又不是滋味了，她本来觉得这米丽还不赖的，可说出的话却是农村的茅楼——净蛆。她是成心让米丽恶心的，可当米丽拉着她，给她滴上洗手液让她真正洗手的时候，她自己也觉得恶心了，把手洗了好几遍。

两个女儿一走，米雾城试着伸手去碰秦可香，但伸了一半又收回来了。太陌生了，感觉在时空上，他与秦可香已经是隔山跨海了，他又重新搓起手，想要向她表示歉意，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秦可香从裤袋里再次抽出那条灰旧的手绢，一边擦眼睛一边抽泣起来。米雾城的眼睛一下就直了，他认出了那条手绢，那是结婚时，他和秦可香互相赠送的结婚信物，秦可香的竟然还留着，而他的早和鼻涕一起没影了。

这是一条普通的长方形手绢，当年在生产队割高粱时，秦可香的手被割了，他跑过去拿出这条手绢要给秦可香包手，秦可香没舍得，让他撕下一条，用那窄条把手指包上了。

后来恋爱时，他用这条长方形手绢给秦可香擦过很多次泪，结婚时，她特意要了这条手绢，说是一辈子的信物。米雾城还为此写过一首打油诗，可惜除了“血泪铸相思”，他一句也记不得了。

睹物思情，米雾城有点百感交集。他仔细地打量着秦可香，一股酸涩的热流涌上心头。他再次伸出手，握住秦可香，可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秦可香抽回自己的手，说了句：“你到底，把过去的……全忘了。”话一出口，米雾城慌乱地四下张望，还好，人声嘈杂，并没人往这面看。

米雾城哪里敢忘记过去，他是想忘的，可忘得了吗？要说早恋，比起他的学生，他可算有过之无不及啊。只是刚才他确

实疏忽了，有点搁下棍子打花子，而且对于秦可香来说，不仅是挨了打揭了伤疤，还有往里撒盐的成分了。

米雾城掏心挖肝地赔不是，还掏出手绢递给秦可香，开始她不要，在米雾城的坚持下，她才半推半就地把手绢捏在手里。可这新手绢一到手，像是又触了泪坑，秦可香又要哭，并把新手绢丢到一边。

米雾城迅速握住她攥着旧手绢的手并使了下劲儿，低声说：“难为你还留着这条手绢。”秦可香好像如愿以偿似的，一下安静下来，随即又叹了口气。

看秦可香不哭了，米雾城长舒一口气，把身子坐直了，刚才那一些怀旧的感觉也很快就消失了。他用手指轻轻地敲着餐台，问她身体好不好，日子过得怎么样。

他想把秦可香从悲伤中解救出来。秦可香这时已经不哭了，听了他的话，眼睛却又红了，吓得米雾城连忙掉转头，告诉她他现在身体还行，日子平平淡淡，总是回忆过去，经常梦见在麦屯生活的情景。说上了一定的岁数后，经常反思自己，觉得很对不住她和米琪。

秦可香头没抬眼没睁地问了一句：“她婶子还好？”

这句话米雾城没大听懂，但回来的米琪听懂了。她替母亲解释说：“她问的是你爱人。”

米雾城尴尬地看了眼米琪，这个小姑娘浑身都带着刺儿，让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，但也只好忍着。

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。他还是在10年前见过她一面，那是他出差的时候，离麦屯很近，他托人把米琪带到县城，给她买了一身新衣服，可米琪除了对自己的新衣服笑了笑，对他一点没笑，让她叫爸也不肯叫，两只黄眼睛像猫似的，半睁不睁地斜着他看，让他很是无趣，也挺伤感。

他本来想狠下心不再理她，可米琪上了初中后，给他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，血浓于水啊，让他感动得痛哭流涕，给她买了很多书寄去。

而后，米琪也不断地给他写信，但他却乐不起来了，因为米琪似乎有些玩世不恭，只有在他寄钱给她的时候，她才会兴高采烈地给他回信，并要求他不要告诉她母亲。

他多少觉得米琪是爱慕虚荣的，老实说，与米丽相比，他是不大喜欢这个小女儿的。可在米琪进城这件事上，他最后还是妥协了，说到底，他欠了她的。

米雾城本来是很想一百个真诚地接待一下秦可香母女的，可此时乱七八糟的感觉，让他忽然很疲惫，不觉偷眼看了下手表。

米丽给秦可香剥了个香蕉，秦可香没接，第一次长时间端详米丽，把她的手握在手里，眼睛又红了。

13

这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她现在连想都不敢想。她多少次在梦里梦见米丽，但都是她小的时候。长大的米丽，给她寄过很多照片，但感觉上，那已经不是她的女儿了，是电影里的人儿，是可望不可及的人儿，她甚至觉得给米丽当妈，是高攀了。

她现在握着米丽温柔的小手，只觉得一种感动，一种心热，想要亲一亲，却又不敢，就只好由着眼睛红红的了。米琪拉着长声叫了声：“妈——人家过得比你，你就不必咸吃萝卜淡操心了。”

秦可香慢慢地松开米丽的手，她的眼神忽然变得镇定了，她对着米雾城看了半天，很有一种托孤意味地说：“雾城啊，咱们这个家已经散了，可坐在一起还是一家人，我就不说外话了。

咱们都是半辈子的人了，伤心不伤心的话也都不用说了。

我把两个孩子可都交给你了，你把米丽培养得挺好，我看着放心了。

我没管好米琪，她天生野性，说话好伤人，你接着教育吧。”米雾城连连点头，米琪却不耐烦地跟母亲翻起白眼儿：“妈，你把这儿当成少管所了，我又没违法乱纪杀人放火，你说什么呢？”

秦可香没理米琪，接着说：“这些年因为有她在身边，我一直觉得你离我还不远。她这一走，你和我就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，你也不用再寄钱了。”

米雾城连忙说：“别这么说，你有困难的时候，告诉我，写信打电话都行。”

秦可香摇摇头：“我回去就过我的日子去了，你们也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吧！”

秦可香的语调是平静的，米丽眼圈却红了。米丽跟秦可香并不亲，平时也很少想起这个乡下母亲。在她的感觉中，母亲就是一个概念，是被用来赞美歌颂的。

对于4岁就离开母亲的她来说，母爱是生疏的，对她来说完全是空白的。但此刻，一种天然的亲情，让她莫名地为母亲感到难过。她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再次伸出手，放进母亲的手里。

秦可香把另一只手扣在米丽的手背上，摩挲了一会儿，捧着米丽细嫩的手，把它移到米琪的手上：“米丽呀，你是姐姐，以后要让着点妹妹。”米丽点头去握米琪，米琪却把手抽回去了，米琪觉得自己的手太粗糙了，很难看。

临离开的时候，秦可香要米琪当着她的面叫声爸和姐，因为这一一直是她的心病。

秦可香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，过去你不叫也就算了，现在